

全上古三代秦漢  
三國六朝文

陳后魏

第九  
第十冊

全後魏文卷二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尉元

元字苟仁代人神麋中爲虎賁中郎將轉羽林中郎遷駕部給事中賜爵富城男加寧遠將軍和平中遷北部尙書加散騎常侍進爵太昌侯拜冠軍將軍天安初已闕徐州功拜鎮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淮陽公延興初假淮陽王太和初徵爲內都大官出爲鎮西大將軍開府統萬鎮都將進爵淮陽王徵爲侍中都督南征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大都將入爲侍中都督尙書遷尙書令進司徒例降王爵封山陽郡開國公致仕尋爲二老太和十七年八月卒年八十一諡曰景桓

求運粟濟彭城表

彭城倉廩虛罄人有飢色求運冀相濟充四州粟取張永所棄船

九百艘沿清運致可曰濟救新民

魏書尉元傳

復表

彭城賊之要蕃不有積粟疆守不可曰固若儲糧廣戍雖劉彧師

徒悉動不敢窺闚淮北之地此自然之勢也

魏書尉元傳

宜釋青冀先定東南表

臣受命出疆再罹寒暑進無鄧艾一舉之功退無羊祜保境之略

雖淮岱獲振而民情未安臣曰愚智屬當偏任苟事宜宣徹敢不

曰聞臣前表曰下邳水陸所湊先規殄滅遣兵屢討猶未擒定然

彭城下邳信命未斷而此城之人元居賊界心尚戀土輒相誑惑

希幸非望南來息耗壅塞不達雖至窮迫仍不肯降彭城民任玄

朗從淮南到鎮稱劉彧將任農夫陳顯達領兵三千來循宿豫臣

即曰其日密遣覘使驗其虛實如朗所言臣欲自出擊之曰運糧

未接又恐新民生變遣子都將于沓于劉龍駒等步騎五千將往

大五百零八  
小十九

赴擊但征人淹久逃亡者多迭相扇動莫有固志器仗敗毀無一  
可用臣聞伐國事重古人所難功雖可立必須經略而舉若賊向  
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路亦由下邳入沂水經東  
安卽爲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陽戍東安則青  
冀諸鎮可不攻而剋若四處不服青冀雖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  
之心臣愚以爲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或北顧之意  
絕愚民南望之心夏水雖盛無津途可因冬路雖通無高城可固  
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今雖向熱猶可行師兵尙神速久則  
生變若天雨旣降或因水通運糧益眾規爲進取恐近淮民庶翻  
然改圖青冀二州卒未可拔臣輒與寮佐共議咸謂可然若隱而  
不陳懼有損敗之責陳而無驗恐成誣罔之罪惟天鑒懸量照臣

愚款

魏書尉  
元傳

換兵戍彭城表

臣曰天安之初奉律總戎廓寧淮右海內既平仍忝徐岳素餐尸  
祿積有年餘彼土安危竊所具悉每惟彭城水陸之要江南用兵  
莫不因之威陵諸夏夫國之大計豫備爲先且臣初剋徐方青齊  
未定從河曰南猶懷彼此時劉彧遣張永沈攸之陳顯達蕭順之  
等前後數度規取彭城勢連青兗唯曰彭城既固而永等摧屈今  
計彼戎兵多是胡人臣前鎮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將呼延籠達因  
于負罪便尔叛亂鳩引胡類一時扇動賴威靈遐被罪人斯戮又  
團成子都將胡人王敕勸負釁南叛每懼奸圖狡誘同黨闕誠所  
見宜曰彭城胡軍換取南豫州徙民之兵轉戍彭城又曰中州鮮  
卑增實兵數于事爲宜魏書尉  
元傳

表言戰士見白頭翁

臣于彭城遣別將曰八月至睢口邀賊將陳顯達有戰士于營外  
五里芻牧見一白頭翁乘白馬將軍呼之語稱至十八日辰必來

到此語汝將軍領眾從東北臨入我當驅賊令走申時賊必大破  
宿豫淮陽皆剋無疑我當與汝國家淮畔爲斷下邳城我當驅出  
不勞兵力後十日此人復于彭城南戲馬臺東二里見白頭翁亦  
乘白馬從東北來呼此人謂曰我與東海四瀆太山北嶽神共行  
淮北助汝二將蕩除已定汝上下喜不因忽然不見

魏書靈徵志  
下皇興三年

六月尉元表詔元于老人  
前後見所爲壇表記之

源賀

賀本名破羌西平樂都人河西王秃髮儁檀子太武時國滅來  
奔賜爵西平侯加龍驤將軍賜姓源氏進平西將軍遷征西將  
軍進號西平公拜散騎常侍賜名賀文成卽位轉征北將軍加  
給事中已定策功進爵西平王出爲征南將軍冀州刺史改封  
隴西王獻文時徵拜太尉出屯漠南孝文初致仕太和三年卒  
年七十三諡曰宣

對詔問攻戰之計

始城城外有四部鮮卑各爲之援然皆是臣祖父舊民臣願軍前  
宣國威信示其禍福必相率歸降外援既服然後攻其孤城拔之  
如反掌耳

魏書源賀傳世祖征涼州日賀  
爲鄉導詔問攻戰之計賀對

上書請案律斷獄

案律謀反之家其子孫雖養他族追還就戮所已絕罪人之類彰  
大逆之辜其爲劫賊應誅者兄弟子姪在遠道隔關津皆不坐竊  
惟先朝制律之意已不同謀非絕類之罪故特垂不死之詔若年  
十三已下家人首惡計謀所不及臣愚已爲可原其命沒入縣官

魏書源賀傳是時斷獄多  
濫賀上書又北史二十八

上書請入死者恕死徙邊

臣聞人之所寶莫寶于生全德之厚者莫厚于宥死然犯死之罪  
難已盡恕權其輕重有可矜恤今勅寇遊魂于北狡賊負險于南

其在疆場猶須防戍臣愚以爲自非大逆赤手殺人之罪其坐贓及盜與過誤之愆應入死者皆可原命謫守邊境是則已斷之體更受全生之恩徭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刑措之化庶幾在茲虞書曰流宥五刑此其義也臣受恩深重無以仰答將違闕廷豫增

係戀敢上瞽言唯加裁察

魏書源賀傳又略見刑罰志

上言禦邊長計

請募諸州鎮有武健者二萬人復其徭賦厚加賑恤分爲三部二鎮之間築城城置萬人給疆弩十二牀武衛三百乘弩一牀給牛六頭武衛一乘給牛二頭多造馬槍及諸器械使武略大將二人已鎮撫之冬則講武春則種植並戍並耕則兵未勞而有盈蓄矣又于白道南三處立倉運近州鎮租粟以充之足食足兵已備不虞于宜爲便不可歲常舉眾運動京師令朝廷恆有北顧之憂也

魏書源賀傳獻文時每歲秋冬遣軍二道並出已備北寇至春中乃班師賀已勞役京師又非禦邊長計乃上言事寢不報

遺令敕諸子

吾頃已老患辭事不悟天慈降恩爵逮于汝汝其毋傲吝毋荒怠毋奢越毋嫉妒疑思問言思審行思恭服思度過惡揚善親賢遠佞目觀必真耳屬必正誠勤已事君清約已行己吾終之後所葬時服單纊足申孝心芻靈明器一無用也

魏書源賀傳

源懷

懷本名思禮後賜名賀次子文成未爲侍御中散孝文時已父辭老受父爵拜征南將軍尋屯漠南還除殿中尚書出爲長安鎮將雍州刺史復爲殿中尚書加侍中參都曹事遷尚書令例降爲公除司州刺史從駕南征加衛大將軍領中軍事除征北大將軍夏州刺史轉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宣武時徵爲尚書右僕射加特進除車騎大將軍涼州大中正授馮翊郡開國公使持節加侍中行臺巡行北邊遷驃騎大將軍都督平氏諸軍

事正始三年六月卒贈司徒冀州刺史諡曰惠公

求追論勳封表

景明二年

昔世祖昇遐南安在位出拜東廟爲賊臣宗愛所弑時高宗避難  
龍潛苑中宗愛異圖神位未定臣亡父先臣賀與長孫渴侯陸麗  
等表迎高宗纂徽寶命麗呂扶負聖躬親所見識蒙授撫軍大將  
軍司徒公平原王興安二年追論定策之勳進先臣爵西平王皇  
興季年顯祖將傳大位于京兆王先臣時都督諸將屯于武川被  
徵詣京特見顧問先臣固執不可顯祖久乃許之遂命先臣持節  
授皇帝璽綬于高祖至太和十六年麗息叡狀私書稱其亡父與  
先臣援立高宗朝廷追錄封叡鍾鹿郡開國公臣時丁艱草土不  
容及例至二十一年除臣雍州刺史臨發奉辭面奏先帝申先臣舊  
勳時敕旨但赴所臨尋當別判至二十一年車駕幸雍臣復陳聞  
時蒙敕旨征還當授自宮車晏駕遂爾不白竊惟先臣遠則援立

高宗寶厯不墜近則陳力顯祖神器有歸如斯之勳超世之事麗  
曰父功而獲河山之賞臣有家勳不露茅社之賜得否相懸請垂

裁處

魏書源  
賀附傳

請曰諸鎮水田給民并減吏佐表

景明曰來北蕃連年災旱高原陸野不任營殖唯有水田少可蓄  
畝然主將參僚專擅腴美瘠土荒疇給百姓因此困敝日月滋甚  
諸鎮水田請依地令分給細民先貧後富若分付不平令一人怨  
訟者鎮將已下連署之官各奪一時之祿四人曰上奪祿一周北  
鎮邊蕃事異諸夏往日置官全不差別沃野一鎮自將已下八百  
餘人黎庶怨嗟僉曰煩猥邊隅事勢實少畿服請主帥吏佐五分

減二

魏書源  
賀附傳

增置恆代城戍表

正始初

蠕蠕不羈自古而爾遊魂鳥集水草爲家中國患者皆斯類耳歷

大五百五十八  
小一十八

代驅逐莫之能制雖北拓榆中遠臨瀚海而智臣勇將力算俱竭  
胡人頗遁中國曰疲于時賢哲思造化之至理推生民之習業量  
夫中夏粒食邑居之民蠶衣儒步之士荒表茹毛飲血之類烏宿  
禽居之徒親校短長因宜防制知城郭之固暫勞永逸自皇魏統  
極都于平城威震天下德籠宇宙今定鼎成周去北遙遠代表諸  
蕃北固高車外叛尋遭旱儉戎馬甲兵十分闕人去歲復鎮陰山  
庶事蕩盡遣尙書郎申韓貞宋世量等檢行要險防邊形便謂準  
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  
之日隨便翦討如此則威形增廣兵勢亦盛且北方沙漠夏乏水  
草時有小泉不濟大眾脫有非意要待秋冬因雲而動若至冬日  
冰沙凝厲游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

憂矣

魏書源  
賀附傳

奏免逃吏

謹按條例逃吏不在赦限竊惟聖朝之恩事異前宥諸流徒在路  
尙蒙旋返況有未發而仍遣邊戍按守宰犯罪逃走者眾祿潤既  
優尙有茲失及蒙恩宥卒然得還今獨苦此等恐非均一之法如  
臣管執謂宜免之

魏書源賀附傳景明二年徵源懷爲左僕射  
時有詔奸吏犯罪逃遁雖肆管不釋源乃奏

重奏

臣曰法貴經通治尙簡要刑憲之設所已網羅罪人苟理之所備  
不在繁典行之可通豈容峻制此乃古人之達政救世之恆規伏  
尋條制勳品已下罪發逃亡遇恩不宥仍流妻子雖欲拘絕奸途  
匪爲通式謹案事條侵官欺法專據流外豈九品已上人皆貞白  
也其諸州守宰職任清流至有貪濁事發逃竄而遇恩免罪勳品  
已下獨乖斯例如此則寬縱上流法切下吏育物有差惠罰不等  
又謀逆滔天輕恩尙免吏犯微罪獨不蒙赦使大宥之經不通開  
生之路致擁進違古典退乖今律輒率愚見已爲宜停

魏書源賀  
附傳懷書

奏門下曰成式既頒駁奏  
不許源重奏世宗納之

### 奏請乘釁伐齊

南賊游魂江揚職爲亂逆肆厥淫昏月滋日甚貴臣重將靡有了  
遺崇信姦回昵比閹豎內外離心骨肉猜叛蕭寶融僭號于荆郢  
其雍州刺史蕭衍勒兵而東襲上流之眾已逼其郊廣陵京口各  
持兵而懷兩望鍾離淮陰竝鼎峙而觀得失秣陵孤危制不出門  
君子小人竝罹災禍延首北望朝不及夕斯實天啟之期吞并之  
會乘厥蕭牆之釁藉其分崩之隙東據歷陽兼指瓜步緣江鎮戍  
達于荆郢然後奮雷霆之威布山河之信則江西之地不刃自來  
吳會之鄉指期可舉昔士治有言皓若暴死更立賢主文武之官  
各得其任則就敵也若蕭衍克就上下同心非直後圖之難實亦  
揚境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鄴七百而已山川水陸彼所諳利脫  
江湘無波君臣效職藉水憑舟倏忽而至壽春容不自保江南將

若之何今寶卷邑居有土崩之形邊城無繼援之兆清蕩江區實  
在今日臣受恩既重不敢不言

魏書源賀附傳景明二年  
源懷除車騎大將軍謹奏

### 源子雍

子雍字靈和懷第五子初為祕書郎太子舍人涼州中正孝明  
即位轉奉車都尉遷司徒屬轉太中大夫司徒司馬除恆農太  
守遷夏州刺史除散騎常侍使持節假撫軍將軍都督兼行臺  
尚書除中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給事黃門侍郎封樂平縣開  
國公還洛假征北將軍改封陽平縣開國公進號鎮東將軍除  
冀州刺史討葛榮敗死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永  
安中重贈司空諡曰莊穆

### 密遣人齎書與城中文武

大軍在近努力圍守必令諸人福流苗裔

魏書源賀附傳子雍為  
夏州刺史被圍自向東

夏運糧為朔方胡帥曹阿各拔所邀見  
執乃密遣人齎書開行與城中文武

大五百零八  
小八十七

討葛榮上書

賊中甚飢專仰野掠今朝廷足食兵卒飽煖高壁深壘勿與爭鋒  
彼求戰則不得野掠無所獲不盈數旬可坐制凶醜

魏書源賀附傳子雍討葛

榮曰冀州不守上書

源子恭

子恭字靈順懷第六子初辟司空參軍歷司徒祭酒尚書北王  
客郎中攝南主客事正光初為行臺左丞轉起部郎除冠軍將  
軍中散大夫又領治書侍御史持節為河間王琛軍司行秦州  
事拜河內太守加後將軍假平北將軍兼尚書行臺除平南將  
軍豫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撫軍將軍武泰初加鎮南將軍元顥  
入洛召為車騎將軍孝莊還洛進征南將軍兼右僕射假車騎  
將軍拜右光祿大夫給事黃門侍郎封臨潁縣開國公遷侍中  
兼尚書僕射大行臺大都督遷衛將軍前廢帝初除驃騎將軍

左光祿大夫假車騎大將軍荊州刺史封臨汝縣開國子永熙  
中入爲吏部尙書加驃騎大將軍天平中除中書監拜魏尹又  
爲齊獻武王軍司元象元年卒興和中贈司空諡曰文獻

奏訪梁亡人許周

徐州表投化人許圍并其弟周等究其牒狀周列云己蕭衍黃門  
侍郎又稱心存山水不好榮宦屢曾辭讓貽彼赫怒遂被出爲齊  
康郡因爾歸國願畢志嵩嶺比加采訪略無證明尋其表狀又復  
莫落案牒推理實有所疑何者昔夷齊獨往周王不屈其志伯況  
辭祿漢帝因成其美斯實古先詰王必有不臣之人者也蕭衍雖  
復崎嶇江左竊號一隅至于處物未甚悖禮豈有士辭榮祿而苟  
不聽之哉推察情理此則孟浪假蕭衍皆狂不存雅道逼士出郡  
未爲死急何宜輕去生養之士長辭父母之邦乎若言不好榮宦  
志願嵩嶺者初屆之日卽應杖策尋山負帙泔水而乃廣尋知己